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经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樂記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注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

女之尊卑獿或爲優音義俯本又作府濫力暫反溺乃狄反優音憂侏音朱儒音儒獿乃刀反獮猴也依字亦作猱獮音彌武移反本亦作獼猴音侯本亦作侯

疏正義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俯僂曲折不能進退齊一俱曲屈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姦聲以濫者謂濫竊不正言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溺而不止者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儒優雜子女者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獿雜謂獮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獮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獮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者言樂之混雜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語者言作樂雖終畢盡皆邪辟不可以語既與古樂乖違故不可語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爲故云此新樂之發也注正義曰案詩小雅云毋教猱升木毛傳云猱猨屬也是獿獮猴也

漢書檀長卿爲獼猴舞是狀如獼猴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注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音義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徐如字鏗苦耕反鏘七羊反又士衡反文侯曰敢問何如注欲知音樂異意疏正義曰前兩經子夏既答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事畢此經答文侯所好古樂今樂之不同也文侯之意今樂古樂並皆爲樂子夏之意以古樂德正聲和乃爲樂今樂但淫聲音曲而已不得爲樂也故云今君之所問者樂也謂今古皆名樂所好者音也子夏之意君之所愛者謂音聲耳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者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

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文侯曰敢問何如者文侯既見子夏論樂音不同不曉不同之狀故云敢問何如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注當謂樂不失其所音義當丁浪反下及注同疢勑覲反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注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音義莫亡伯反長丁丈反注同王此于傚反俾依注音比必履反注同徐扶志反祉勑紀反施以豉反注施延同和如字又胡臥反炤上音照本亦作照臨如字施始豉反徧音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之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得其所當也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案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矣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頌者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詩云莫其德音此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以道德旣正天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其德能照臨天下之明也克明克類者類謂勤施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已外及等類以明能然故云克明克類也克長克君者克長謂敎誨不倦能為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敎化故云克長克君也王此大邦克順克俾者俾當為比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旣能慈和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者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其王季之德無可恥悔言堪比文王也左傳引此詩唯此文王皆以為文王之德言比於文王其德靡悔者謂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也是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旣受

帝祉施於孫子者詩云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也左傳云文王既受帝祉以遺後世子孫此之謂也者言詩云德音則此經之所謂也注正義曰德正應和曰莫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注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注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音義玩又作翫音五換反疏正義曰上既云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上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今君之所好者非正音是淫溺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之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者文侯既聞子夏之言善遂問溺音所出之由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注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懐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音義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傲字又作敖同五報反辟匹亦反徐芳益反喬徐音驕本或作驕敗必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子夏為文侯明溺音所出也鄭音好濫淫志者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宋音燕女溺志者燕安也溺沒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衛音趨數煩志者言衛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辟喬志者言齊音既敖很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不用祭祀也注正義曰經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有淫聲也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都不云女色者案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數敖辟推此而言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也故總謂之溺音也春秋傳曰懐與安實敗名者僖二十三年左氏之文齊女姜氏勸重耳出奔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注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

無所施疏正義曰此一節子夏重爲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勸勵文侯用古樂也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肅敬也雍和也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注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所好古樂又謹慎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引詩云誘民孔易者此厲王大雅板之篇也誘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甚易也但已行於上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則此之謂也注正義曰誘進也釋詁文孔甚也釋言文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注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爲簨虡音義鞉音桃椌苦江反柷也楬苦瞎反敔也壎許袁反篪直支反柷昌六反敔本又作圉魚呂反簨恤尹反虡音巨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注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音義竽音于和如字徐胡臥反酬市由反酳音胤又仕覲反酢音昨長丁丈反疏正義曰上經言人君謹慎所好惡以誘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爲樂器道德之

音以示後世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者言此鞉鼓椌楬
壎篪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尚質故也然後鍾磬竽
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者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
此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
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
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云鄭宋齊衛四者為
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為道德之音四器之和文
武之舞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
也所以獻酬酳酢也者又用於宗廟中接納賓客也賓
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者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
得其宜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所以示後世有尊
卑長幼之序也者聞樂知德及施于子孫是示後世又
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
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注正義曰案鄭注詩有瞽
篇云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

齟齬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篪七孔塤六孔鄭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云革木一聲注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注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音義鏗苦耕反徐苦庚反號胡到反橫古曠反充也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之臣各隨文解之鐘聲鏗者言金鐘之聲鏗鏗然矣鏗以立號者言鏗是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也號以立橫者謂橫氣充滿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崔氏云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橫以立武者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云若教令充偏則武矣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者君子謂識樂之情者所以聞聲達事

鍾旣合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注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

音義磬依注音罄口挺反一音口定反

聽磬口定反疆居良反下是疆同疏正義曰此一

經明石聲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磬音罄然矣其聲能和故次

鍾也言磬輕清嚮矣叩其磬則其聲之罄罄然也磬以

立辨者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衆物明分明辨別也辨

以致死者旣各有部分不可侵濫故能使守節者致死

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之屬也崔云若能

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卽固封疆之義矣磬含守分故聽

其聲而思其事也注正義曰讀磬爲罄者其字下著石

樂器之磬其下著缶是罄然之罄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爲罄取聲音罄罄然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注廉廉隅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絲聲哀者哀謂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哀以立廉者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廉以立志者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者言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絲聲而思其事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注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音義濫力敢反下及注皆同會戶外反又古外反下同畜勑六反擥力敢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竹

聲濫者濫猶擥也言竹聲擥然有積聚之意也濫以立會者以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矣會以聚衆者以合會而能聚其衆也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音而思其事也笙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注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音義鼙步西反讙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下注大將下將帥同帥本又作率所類反下將帥同囂許驕反又五羔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鼓鼙之聲讙者讙謂讙囂也其聲讙雜矣讙以立動者以其聲讙故使人意動作也動以進衆者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者將帥衆聚也言

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不云鼓而云鼙者廣其類也注正義曰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者是聲能感動於人也如鄭此言則五者之器皆據其聲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皇氏用崔氏之說云鍾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鼙爲坎妄取五方之義棄其五器之聲背經違注曲爲雜說言及於數非關義理又無明文今並略而不用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注以聲合成己之志音義鏘七羊反又叱衡反徐勑庚反疏正義曰此一經總結上文五者言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己之志意也崔氏云但釋五音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所以應同者四維處四方之間四方皆五行相生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

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問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而不同者以乾爲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不同於革而磬別有所感乾爲天坤爲地天既不屬人坤所以不別出者爲坤卑故也今案崔氏此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鄭注無文不可附會今略存崔氏之義賢者擇焉今謂八音唯論五者以鐘與武臣相會石與死封疆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相類鼓鞞與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匏與土木不同無此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注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音義

牟亡侯反坐才臥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總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答之事今各依文解之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者姓賓牟名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者孔子與賓牟賈言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者此是孔子之問凡有五夫是發語之端武謂周之武樂欲作舞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者此賓牟賈所答亦有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王憂不得衆心故也注正義曰此以下五事故知周舞也憂其難者憂其不得士衆之難故擊鼓久而不舞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注咏歎淫液歌

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音義咏歎上音詠下音嘆液音亦逮音代又大計反遲直冀反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注時至武事當施也音義蹈音悼蚤音早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注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音義憲音軒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注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注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

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音義傳直專反下文注同傳猶說也耄莫報反下同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注萇弘周大夫音義萇直良反疏正義曰咏歎之淫液之何也者此孔子之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歎歆羨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者此是賓牟賈答孔子之詞所以舞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歆羨此答是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也意謂舞時發揚蹈厲即大蚤對曰及時事也者此亦賓牟賈對詞所以舞時蚤為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

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此是賓牟賈答云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答非也聲淫及商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淫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歆羨淫液貪商也對曰非武音也者此賓牟賈之答非武音謂非是武樂之音賓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者賓牟賈既答貪商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云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者此賓牟賈答云有司謂典樂者失傳說也言武樂之歌有貪商之意者是典樂有司失其傳說謂為貪商故時人惑之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者賓牟賈又云若非

是有司失其傳說將言武王實為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耄矣言武王荒耄遂有貪商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商之意故是有司妄說為貪商使時人致惑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答故云聞諸萇弘諸於也聞於萇弘之說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賓牟賈為吾子者儀禮注云子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詞注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歌遲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者解經非武音言武歌象武王正其軍事不得有貪商之歌故知貪商者非武樂之音也云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者解經中聲淫及商之義言當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為貪商故云或說其義為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而問賓牟賈然時人之說非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而問之者孔子雖知其非而問賓牟賈是知非而故問矣荒老耄也者案大戴禮云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又文王世子

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武王九十三而終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二年伐紂時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時武王八十九矣年雖老而大聖不荒耄也書曰王耄荒者尚書吕刑文也言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證荒為老耄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注遲之遲謂久立於綴音義遲之遲並直詩反徐直泥反　疏正義曰自此以前孔子問賓牟賈自此以後是賓牟賈問孔子此一經是賓牟賈問詞也免席而請曰者免席謂避席也言賓牟賈前荅孔子雖被孔子所許於前荅之事猶有不曉而反請問孔子故曰免席而請也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者前經是夫武之問賓牟賈前荅其已

久之意被孔子所許不得為非是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者此賓牟賈問孔子之詞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注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鬬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音義語魚據反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泰召音邵注

及下同治直吏反下注及下同盾述尹反又音允行戶剛反下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後之事此一經為賓牟賈說其將舞之事夫樂者象成者也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者也總干而山立者言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者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者亂謂失行列作此武舞廻移轉動亂失行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

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音義夫音扶綴竹劣反又竹衛反注及下同孟本亦作盟音孟疏正義曰此一經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上說三者之事已訖更别廣說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熊氏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見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而南國是

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郤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崇充也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並熊氏之說也而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今舞亦然義亦通也注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如鄭所注熊氏得之云凡六奏以充武樂也者充謂充備言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故云六奏以充武樂言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四伐盛威於中國也注夾振之者王與

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五伐音義夾古洽反注及下同鐸大各反一刺本亦作壹刺七亦反疏正義曰天子夾振之者謂武樂之作言天子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節之而駟伐者駟當為四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也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注正義曰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為舞者之節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為振鐸者熊氏案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尚得

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為祭天時也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正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人則皇氏說不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案聖證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崇其爲天子此家語之文也馬昭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今謂天子夾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總干俱如熊氏之說此則經典之證也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者以牧誓有四伐之文故讀爲四也云每奏四伐者武樂六奏每一奏之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也引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者此武王戒誓士衆云今日戰事前進不得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武樂惟用四伐不用

五伐者尚其少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注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音義分扶問反注同分部曲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注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注欲語以作武樂之意音義牧野音也徐又以汝反欲語魚據反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注反商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

士為封封比干墓宗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薊或為續祝或為鑄音義反依注音及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都邵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

者滅絶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為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之六反杞音起使之行下孟反注同視也商容如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弛始氏反注同廢也華如字又戶化反而弗復扶又反下同衅字又作釁同許靳反倒丁老反建依注讀為鍵其展反徐其偃反櫜音羔注同墟音虛令力呈反去起呂反苛音何本又作荷役也鎧苦代反又開改反鑄止樹反

䟽正義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者分謂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也事為也象武王伐紂為蚤濟成也象為事之蚤成故前進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者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鄭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者孔子既為賓牟賈說武樂之體也又欲為賓牟賈廣論牧野作武樂之意故云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將欲語以牧野之事畢周道四達之意也武王克殷反

商此孔子爲賓牟賈說牧野克殷後事反商者反當爲及言武王牧野克殷已畢及至商紂之都也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即封黃帝堯舜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二王之後以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案周本紀云武王以與戰伐紂兵皆崩畔武王入至紂死之所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兵師尚父牽牲尹逸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又云乃封紂子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祿父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武王追思先聖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大禹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爲正此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既釋箕子使之行商容者行視也容謂禮樂之官使

箕子檢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復居其故位也庶民弛政者弛去也庶民被紂虐政者而放去之也庶士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而倍益之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衅而藏之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所以倒之者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包之以虎皮者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者封為諸侯者以報勞賞其功也即牧誓云千夫長是也名之曰建櫜者鍵籥牝也櫜兵鎧之櫜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放牛藏器故知之注正義曰反當為及者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云投舉從之詞也者以武王之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

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覺時復所武王即從
而居宋也故云所從者微子也云後周公更封而大之
者以武庚于周公居攝之時作亂被滅周公因封微子
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案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
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封而大之其實封為五百里在
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
於宋是也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為禮樂故云
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為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
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
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云衅釁字
也者以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為釁故從釁也云建讀
為鍵者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為鍵或以管籥或以
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詩曰載櫜弓矢者詩頌
時邁篇也論武王伐紂畢載櫜弓矢也引春秋傳垂櫜
而入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楚公子圍聘于鄭公孫段氏
請垂櫜而入示無弓但垂櫜而已引周禮櫜之欲其約

也者考工記文言以皮為甲櫜中盛之欲其約所引此諸文者證櫜是韜盛之物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注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音義郊射食亦反左射下右射同沈皆食

夜反貍力之反騶側由反貫古亂反後同裨婢支反搢音進笏音忽賁音奔注同孔安國云虎賁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說吐活反朝直遙反射穿食亦反衣裨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而冠古亂反猶揵本亦作插初洽反徐采協反憤扶粉反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音義食音嗣更古衡反注同大學音泰注大學同饋其媿反酳音胥又仕覲反弟大計反膠音交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克商之後修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貍首者左東學

也亦在於東郊經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經首詩也所以歌經首者皇氏以為舊解云經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經之取物矣鄭注大射云經首逸詩經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於經之伏物而皇氏所說違鄭注其義非也右射騶虞者右是西學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騶虞白虎黑文義應之獸也故知唯天子射歌之詩其騶虞篇云彼茁者葭一發五豝鄭注射義云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而貫革之射息也者貫穿也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言軍中不習於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為善謂為貫革也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用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者裨冕入廟之服也搢笏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劍者既並習文故皆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罷武而教

民之行孝於明堂明堂是文王之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文王廟如明堂之制故云明堂也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然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既是述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也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者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還國而教也耕耤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者王自耕耤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者郊射一禘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耤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並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為教故云大教也天子袒而割牲者謂天子養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也執醬而饋者謂天子親執醬而饋之執爵而酳者謂食訖天子親執爵而酳口也冕而總干者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注正義曰郊射為射宮於郊者也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

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言為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者覲禮云侯氏裨冕鄭云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埤故此云裨衣袞之屬也袞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言身著衣而首冠冕故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者以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殷禮周則右射騶虞之處矣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注言武遲久為重禮樂音義夫音扶為于偽反疏正義曰若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者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言其宜合當然也以其功德盛大故須遲久重慎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注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音義易以豉反下及注皆同子諒子如字徐將吏反諒音亮油音由行下孟反下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者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從內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易直子諒之心生

則樂者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安則久者既身不躁故性命長久也久則天者志明行成久而不改則人信之如天天則神者既為人所信如天故又為人所畏如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謂四時不失神則不怒而威者言宗廟社稷之中而民自敬是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言聖王所以能如此者正由詳審於樂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注正義曰致猶深審也者言深遠詳審樂之道理能致如此故云致猶深審也云子讀如不子之子者衆尚書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是子愛之義而此經子亦是慈愛故讀如不子之子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書傳其子歌云禾黍之油油油潤澤好之貌然善心內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寡於利欲者凡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若思利欲則神勞形苦今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利欲既少則情性和樂云志明行成者不貪於利用

是志意清明神和性樂是善行得成矣云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者以其志明行成之後故人皆信其德行敬其威重不須言見信之如天不須怒而見畏如神也但天之與神其事是一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則有形事似稍近神則無體理如幽深故經先云久則天後云天則神也但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不言而信神是人所敬畏故云不怒而威其實一也所從之異耳云樂由中出故治心者解樂以治心之意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注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注鄙詐是貪多利偽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疏正義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則嚴威者前經云致樂此經云致

禮以治躬謂致禮意以治躬外貌則莊嚴而恭敬若能莊嚴而恭敬則嚴肅威重也言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心則向善心生此經明樂治心失則怨心起言不能致樂治心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恡詐偽之心入於內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以治躬得則莊敬起此經明致禮以治躬失則易慢生故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注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音義爭爭鬪之爭煇音輝疏正義曰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煇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者但樂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者也禮從外生故發動於外也樂極和者樂能感人心故極益於和也禮極順者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者由心內和色見於外順之故望其顏色而不與爭內和色見於外故不爭矣此覆結上內和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者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者由樂以和心故德煇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也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者由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也注正義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煇然發見於顏色是德

煇由動於内而來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云理發諸外凡道理從内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嫌故云容貌之進止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疏正義曰此一經總結致備禮樂之道也言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注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

音義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減胡斬反又古斬反注及下同

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注進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

文猶美也善也音義强其丈反又其兩反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音義銷音消報依注讀曰褒音保毛反下同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注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音義樂樂上音洛下音岳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注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也故禮主其減者行禮在於困匱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欲得聞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禮既減損當須勉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為美善也樂

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為美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强自進則禮道銷衰也樂盈而不反則放者言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故禮有報而樂有反者報讀為褒褒猶進也以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須有自進作樂之道須有自退反也禮得其報則樂者言禮能曉其義理而自進則和樂不至困苦故和樂也樂得其反則安者言樂能知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能自反其義於中和之義一也言俱得其中故云一也注正義曰得謂曉其義者言禮樂俱有義理云知其吉凶之歸者謂禮之與樂俱有吉凶行禮得所為吉失禮則凶為樂美善則吉為樂惡則凶今案注意分明兼解禮樂故鄭唯言得謂曉其義是兼解禮得樂得之字則自然吉凶之言解禮樂皇氏之意乃謂曉其義者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其義非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注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疏正義曰從此以下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夫樂者樂也者言樂之為體是人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免猶止退也言喜樂動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者言人歡樂之事發見於聲音言內心歡樂聲音發見前嗟歎之咏歌之是也形於動靜者形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人之道也者謂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者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為聲音貌為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

也內心善則變轉出音聲善外貌變轉為動靜此自然情性為變改不過於此度此外不復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注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音義耐古能字下及注同台吐才反疏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故人不耐無樂者言人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也樂不耐無形者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音動靜而見於外也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者歡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依道理既不為道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於亡國喪家也注正義曰言經之耐字是

古書能字之義言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云後世變之者言後世以來變耐為能不作耐字也云此獨存焉者言此樂記獨存耐字以為能也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言古時以今能字為三台之字是古者以耐字為今之能字能字為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為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是今古變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注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

應也方道也音義以道音導瘠在亦反肉如又反注同邪似嗟反折之設反鴻本亦作洪殺色界反徐所例反闕苦穴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文謂樂之篇章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者曲謂聲音廻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者放心謂放恣之心邪氣謂淫邪之氣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者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事是先王立樂之道也注正義曰流猶淫

放也者謂樂聲流動淫邪放逸聲既如此感動人心人若聽之心亦流移淫放也云息猶銷也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銷盡故云論而不息云曲直歌之曲折也言為歌之體其聲須有曲時有折時故云歌之曲折也云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者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弘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言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矣云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闋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闋也故云進止所應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注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音義長丁丈反閨音圭比毗志反注同雜也飾音式又音勑疏正義曰此一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故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也鄉里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子主親故云莫不和親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矣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節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

文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則上文君臣同聽莫不和敬父子同聽莫不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言親以及疎言近以至遠是親附萬民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音義詘丘勿反要一遥反注要猶會同行户剛反注同荷本又作何胡可反一音河綴詩作祋同都外反疏正義

曰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者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者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得莊敬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者綴表也兆域也言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其所矣節謂曲節奏謂動作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由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者命教也言樂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中和之紀者紀謂綱紀總要之所名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天人是人情不能自免退言人感樂聲自然敬愛也注正義曰引詩云荷戈與綴者證綴為表也今案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云紀總要之名也

者紀是綱紀衆物之名與衆物為總要言樂者與中和之聲為總要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注儕猶輩類音義鈇方夫反又音甫鉞音越儕仕皆反輩布内反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注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疏正義曰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者言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焉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横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焉是樂非合喜不喜鈇鉞非合怒不怒也喜則天下

和之者以心內而喜故天下和也怒則暴亂者畏之者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上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於章末總以禮樂結之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注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音義贛音貢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注樂人稱工執猶處也音義請七穎反徐音情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

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

注此文換簡失其次寛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巳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音義斷丁亂反下及注同好呼報反換戶亂反行戶剛反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注云商之遺聲

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音義處昌慮反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注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温良能斷也斷猶決也音義屢力住反數色角反下同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注保猶安也知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音義上時掌反抗苦浪反隊直媿反折之設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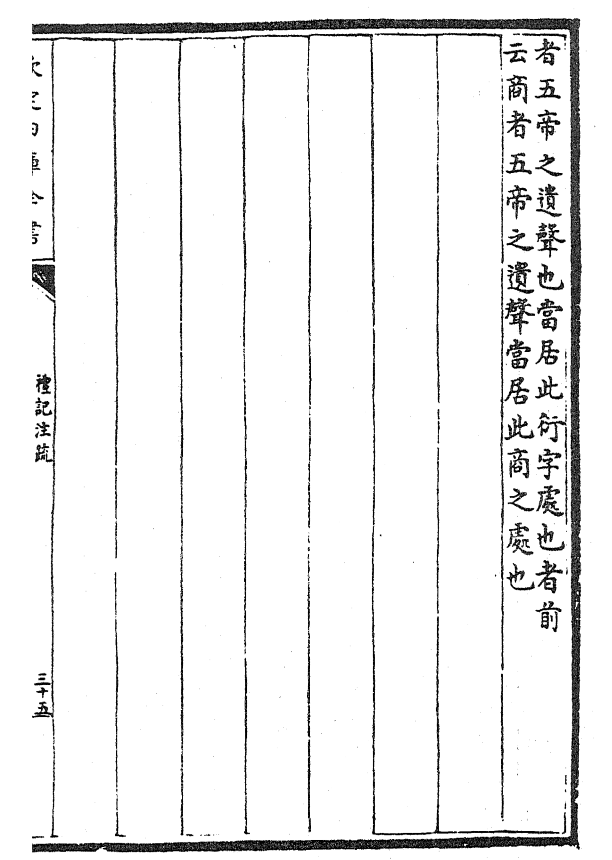
稾古老反倨音据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鉤古侯反纍本又作累力追反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音義說音悅和胡卧反 子貢問樂注上下同美之也疏正義曰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聞聲歌各有宜也者子貢問師乙言凡聲歌各遂人性所宜者也如賜者宜何歌也者如賜之氣性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也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者此師乙答子貢請為論述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已性執處所

宜之歌但此經倒錯上下失叙今依鄭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寛謂德量寛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若性寛柔靜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頌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廣大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廣大疏達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寛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若好禮而動不越法也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儉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風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矣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者謂情性肆放質直慈心愛養者宜歌商商者五帝之遺聲言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以慈愛故也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者齊三

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齊也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者言夫歌者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謂已有此德而宜此歌亦是正直已身而敎陳其德故云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者言能直已陳德故有四事而來應之言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星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萬物育焉者謂羣生得所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者言五帝德既顯盛遺聲在於後代矣其肆直而慈愛者宜聽之耳未能行五帝之德也商之遺聲也者此五字鄭云衍字者上已有商者五帝遺聲故此云商人識之故云謂之商矣齊者三代之遺聲者前經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此云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既識其音曲故謂之齊矣言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言宜聽歌聲非謂能行三代之德也明乎商之音者以其肆直而慈愛故臨事屢斷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溫

良能斷故見利而讓不私於已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見利而讓義也者言見利能讓是有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者保猶安也知也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故歌至貫珠者此一經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廻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槀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槀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也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故歌至之也者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始終相生至於舞蹈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者言歌

之為言引泥其聲長遠而言之說之故言之者此更覆
說歌意前境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則言之言之不足
故長言之者直言之不足更宜暢已意故引泥長言之
也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者以長言永歌之意猶不足
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者言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覺揚手舞
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之是助句辭也
案詩先云嗟歎後云永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
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但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
故彼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此
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
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云嗟歎之矣注正義曰商宋詩
也者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知此
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云商至處也者此經
中商之遺聲也五字言無此五字以上經云商者五帝
之遺聲故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云商



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者前云商者五帝之遺聲當居此商之處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考證

今夫新樂○臣召南按分卷無理莫如此段截子夏答文侯語强割爲二應從前篇魏文侯問於子夏二節爲此節之首

宋音燕女溺志○臣召南按宋無風而子夏與鄭衛齊並列或是但論四國之音不涉詩篇也注及疏並無明訓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注疏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篪七孔

塤六孔鄭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臣召南按塤六孔以下鄭注小師文也又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按本文自擊上有還字此文脫耳又故周語覃穆云革木一聲當作周語單穆公云刊本既脫公字又訛單為覃也

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注疏讀八字一句陳澔讀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句

武亂皆坐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臣召南

按此注非是凡樂之卒章曰亂此言武亂猶論語言

關雎之亂也舞隊整齊必無亂失行列之理朱子曰

亂即樂終之雜聲楚辭亦有亂曰是也

六成復綴以崇句 注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王

肅讀崇字連下文天子爲句陳澔從之謂注以充訓

崇未可通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

也疏○臣召南按疏先引熊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

位之說此鄭注之正說也次引皇氏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說則鄭注之旁說也但鄭斷句從天子起實屬牽强疏謂皇氏說勝熊氏蓋亦疑注之未可信矣若斷句從王肅而以皇氏說為正解則經義自明

又疏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按孔晁雖馬昭當云出何經典此文誤作在於

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音義按黄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臣召南按薊即燕黄帝之後即召公陸

氏此說甚確為先儒所未及

疏大禹與此同○按大禹下當有之後於杞四字誤脫耳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疏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

臣召南按鄭此注最僻商容為賢者姓名不至古文武成出而後明也史記周本紀已載其事鄭何以不據之且牽連箕子亦非也

右射騶虞疏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按騶虞二

字衍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注更知三德五事者也疏文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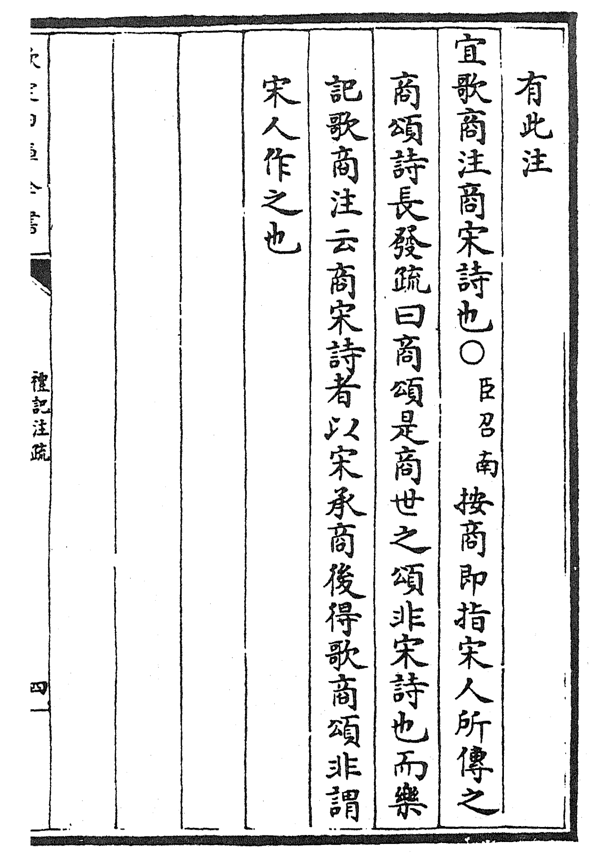
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疏言鄭彼此注

異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朱子曰韓詩外傳子

諒作慈良無可疑矣

肆直而慈愛者○史記集解引鄭注云肆正也似古本



有此注

宜歌商注商宋詩也○臣召南按商即指宋人所傳之商頌詩長發疏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詩也而樂記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考證

謹案卷三十八第一頁後一行疏前既推禮章刋本推訛惟今改

第三頁後五行疏故知咸池是黄帝樂名刋本監本毛本脱池字據宋本增

第五頁前三行疏事不節則無功是也諸本脱事字據宋本增

第八頁後二行疏夫民有血氣刋本夫訛故今改

第十頁前八行疏因物念慮謂之情諸本物訛性

據宋本改

後二行疏道達人情諸本達訛夫據宋本改

後七行疏謂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也刊本增訛

憎今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疏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

也刊本理訛禮今改

第十六頁前二行疏言陰陽未合化矣諸本陽訛

氣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變移敝惡之風諸本之訛謹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疏故以言詞說其志也刊本脫

故字詞下衍言字據毛本删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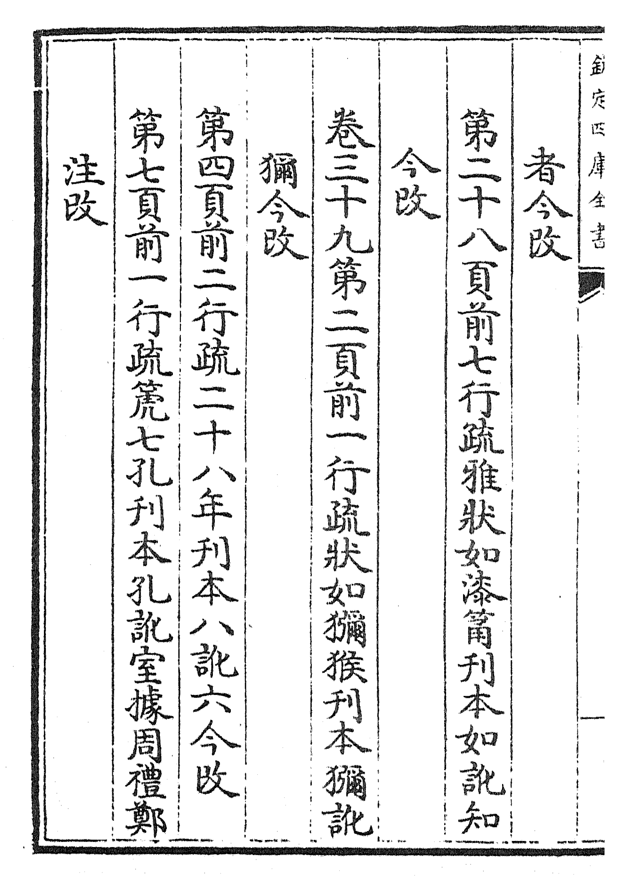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四行疏故變化通神也刊本通神訛

神通據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四行疏偩猶依象也刊本偩訛負

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疏為之昭著之事刊本著訛



者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疏雅狀如漆甭刊本如訛知

今改

卷三十九第二頁前一行疏狀如獮猴刊本獮訛

獮今改

第四頁前二行疏二十八年刊本八訛六今改

第七頁前一行疏篪七孔刊本孔訛室據周禮鄭

注改

前五行音義鏗苦耕反刋本苦訛古據釋文改

第九頁前八行疏四方皆五行相生刋本相訛可

據宋本改

後五行疏故記者不言刋本言訛同據毛本改

第十頁後三行音義蹈音悼刋本悼訛棹今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疏而左足仰起諸本起訛之據

宋本改

第十二頁前四行疏相親之詞諸本相訛長據宋

本改

前八行疏荒老耄也刋本耄訛髦今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音義盾述尹反又音允刋本尹訛君允訛久並據釋文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疏第一位郤至第二位刋本一訛二二訛三今改

第十五頁前五行疏盛大威武於中國刋本大訛夫據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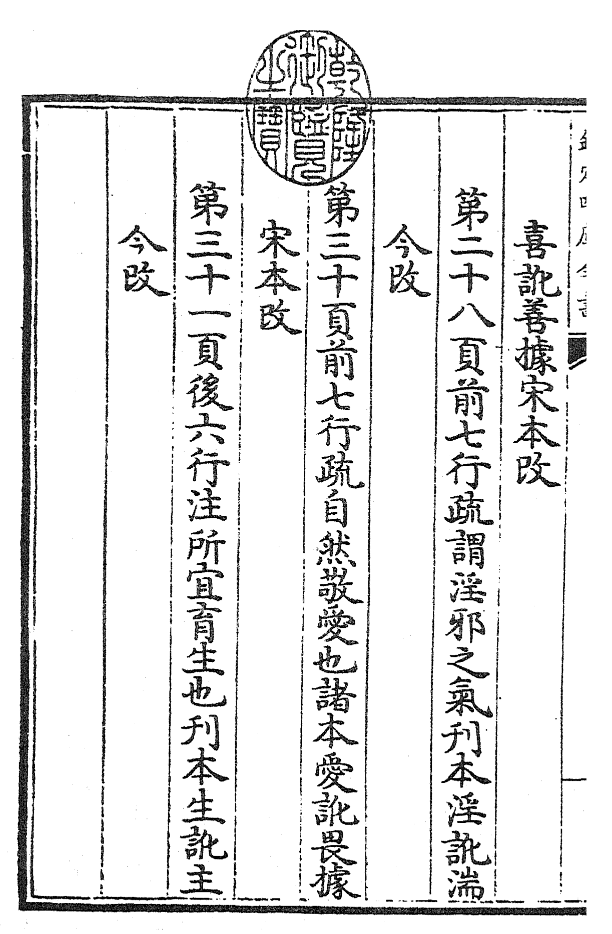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前八行聘于鄭公孫段氏諸本段氏訛假云據左傳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疏致禮以治躬刋本以訛而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音義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當在上節天下無難矣之下

後二行注淫於聲樂諸本脫於字據宋本增

第二十七頁前六行疏内心不能無喜樂也諸本



喜訛善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疏謂淫邪之氣刊本淫訛湍

今改

第三十頁前七行疏自然敬愛也諸本愛訛畏據

宋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六行注所宜育生也刊本生訛主

今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宋鍇

謄録舉人臣丁兆隆